

■新作聚焦 长江《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 深远的历史与丰盈的当下

□李炳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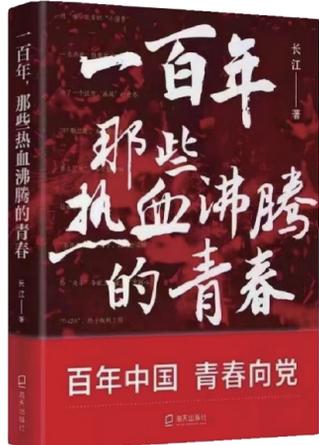
《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一书中,作家长江在中国100年的经纬发展历史上,巧妙地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段的一两个人物,书写他们在人生青春时期的方向、道路、事业和行动选择情形,以及此后因这种选择而产生的人生作为与出色表现,在回望前路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和认识到,青春时期人生选择和坚持的重要作用及意义。这些人物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各自人生的方向认知和坚定选择及事业成功的结果,却非常具有说服力。这是独特的回望和经验书写,也是非常真实和形象生动的人生叙述,在历史的百年空间和不同人生的个体经历、事业命运、社会表现等方面,都具有个性和珍贵的历史现实意义。

书中写到,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生长在上海的富裕家庭,日寇入侵上海、危害作恶的现实,催生了她的强烈爱国热情,不顾家庭反对,奔走“打鬼子”的战场。几经辗转,16岁时来到战时的重庆,感受和接受共产党领导,以青春的热能与坚强意志积极参加抗战演出,“炸不死,就要上台”,一步步走向演艺艺术人生高峰。秦怡曾经历:信念不倒,天就塌不下来!是上海的战火,是抗日的战火“烧出了”我的坚强。秦怡一生经历坎坷而事业成功,同她青春时期的正确选择与持续的坚持密切相关。又如惊天动地鬼神的英雄朱彦夫,日军杀害了他的父亲,他的右肩又被残忍地砍了一刀,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14岁时他决心投奔八路军,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国家、人民。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他因参加战斗严重冻伤,93天昏迷,43次手术,失去了左眼和四肢之后,依然有青春的坚定追求,抱着“与其腐烂,不如燃烧”的信念,带领乡亲改变家乡面貌,感动地的精神行动震撼人心。还有李桓英,在美国求学之后,服务于联合国卫生组织,却在1958年主动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

件,选择回国。经多年持续奉献和科学探索,在治疗和防治麻风病的事业中为中国和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她说:国家需要,患者疾苦,时代使命,就是我追求的人生精神事业。2017年,李桓英95岁高龄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深思和感动。

另外,多年坚持在沙漠中种树的殷玉珍,经历过说不尽的艰辛和汗水付出,硬是以看似柔弱的女子之身击退沙漠危害,以青春的年华书写人间奇迹,造出数万亩新绿;不惧风险、在鲜为人知的岗位无私奉献的白崑顺,48年为中国卫星加注燃料,手指都被腐蚀得没有了指纹,每次要冒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26次无任何差错,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工匠”;革命先烈李大钊的后代李宏塔,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以“人民在我心中”为准则,严格律己,真诚服务国家和人民;不断研究创新、投入无限心血,终于成功研制出具有领先世界科技水平的“铷钟”的贺玉玲;以动人的创新创造精神和探索行动成功地解决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等重要技术难题的杨锐、张敬杰;经历无数艰难为大山深处的女孩子创造学习环境,改变她们自己和家庭命运命运的张桂梅;湖南高考状元钟芳蓉选择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以“敦煌女儿”樊锦诗为榜样,决心将青春和人生投向考古学的故事等等,都非常具有发人深省的启示力量。

当我们随着作家长江的采访和描述,感受不同人物曾经或正在行动着的真实青春之后,不由得有一种青春宝贵和青春需要沸腾的强烈感受。青春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期,它往往决定着人生的方向道路和后来的生活。以上这些人物的青春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复杂剧烈,对于青年来说,混沌、盲目、犹疑、或简单的等待、抱怨,甚至消沉的放弃,都不是正确明智的态度。环境或许不是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但人却可以拥有自己认知选择的权利。那种放弃自我能动性,



总是抱怨环境、叹息自己生不逢时的人,获得的永远都会是哀叹。只有清晰地融入时代、循道承负,在伴随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追求中辨明方向,找准自己的位置,不断修行,奋发坚持,方能有益于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成就自己的人生。相信作品中展现的他们曾经沸腾的青春,能够焕发读者的激情,尤其是对于广大成长中的青年读者,更是非常切实和动人的榜样参照。

《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如同一个筒状望远镜,使我们看见深远的历史路径,也看到身边的当下,有非常丰盈的社会人生内容。但这毕竟不是专注历史内容的表达,所以,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用精简的“历史年轻”文字交代时代社会背景,着力于对具体的人在各种经历的环境中的个性表现展开描述,这样机智的处理,让后台背景和舞台中活跃的人物都得到很好呈现,既相互联系、照应,又各有轻重、远近互补。

■关 注

张者还叫张波的时候,上的是中文系。后来想到北大读硕士,却读了法律系。上中文系的时候他对文学没什么好感,读了法律系他却深情地怀念起了文学,开始写小说,而且给自己取了文言式的笔名张者,译成白话就是“姓张的人”。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曾经猜测,这或许说明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是一个对家族问题很敏感的人。我曾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呵呵一笑未置可否。但是最近几年,他在写作中呈现的种种变化,似乎验证了我的猜测。

熟悉张者的读者或许记得,张者最早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校园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我称之为“桃色系列”,人们称之为“大学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桃李》因与拙著《花腔》同年(2002年)出版,经常被人同时提起,我不由得开始关注这位作家。《桃李》聚焦于校园的爱情故事和学术生态,但用的是年轻学子的视角,有一种发现了生活秘密的喜悦,笔调轻松幽默。到了《桃花》,张者运用了自己的法学背景,写的是证券律师兄以玩世心态搅入情感游戏,最终却为情所困的故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罪与罚”。及至《桃夭》,小说已是回忆性视角,30年前的情爱与猜忌扑面而来,轻喜剧式的故事却透露出人到中年的苍凉的心境。我之所以重新回顾张者的名作三部曲,是想说明,张者的故事虽然常常给人以轻松俏皮的形象,但小说的视角、主人公的知识背景、经历和喟叹,都说明张者其实入戏很深。

三部曲之后,作者从桃园生活转向新疆题材。这还是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张者是新疆建设兵团子弟,称为“兵二代”,就是被父辈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那一代。他的《老风口》虽然写的是自己父辈的生活,但毫无疑问,那也是作者童年经验的呈现。对主人公胡一贵(外号胡日鬼)的性格、命运的展示,既有张者的惯有风格,又有新的拓展。事实上,正是通过《老风口》,我看到了作家张者的稳定性和丰富性。他有能力去表现性格各异、文化传统各异的人物,并让他们在恰切的叙述链条发展出各种的命运。这部多少被忽视的作品,对张者而言其实是一部相当重要的长篇小说。需要再强调一句的是,这部作品的出现,预示着作者一旦跳出桃之夭夭的都市和校园,西部的酷烈就会随风而至,但是酷烈中却带着不泯的柔情。

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又写出了相当深情的中篇小说《远水》,正如他后来推出的《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正如《虚构的花朵》所写到

张者的变与不变

□李 洱

的,沙漠与绿洲只有一步之遥,一条细细的水渠将之连接起来。事实上,就文本而言,那涓涓细流连接的是两种生活、两种心境、两种风格。位于水果旁边的兵团子弟学校的学生张波,从水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更多人的影子。这三篇小说可以放到一起来读,尤其是《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几乎可以看成一对龙凤胎,一篇阴柔,一篇阳刚。《虚构的花朵》讲述了特殊环境下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忧伤;《山前该有一棵树》却讲了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杨树的故事,让人读后臂膀耸起。这两部小说,故事性都相对平淡,类似于回忆性散文,但其中隐含的戏剧性冲突却极为生动:在人生的门槛,小主人公都第一次经历了成长和死亡。我阅读的时候,不断想起海明威笔下的密执安营地,想起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总的来说,张者的写作越来越内敛了。某种意义上,随着回忆的加深,张者的小说是以“去风格化”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风格化。我将张者近来的写作看成是他的“朝花夕拾”,小说的人物、场景,如同天幕下的某种剪影,情节似乎只是剪影与剪影的位移。当然,你可以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去品读这两部小说,可以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去分析它们,甚至可以从地方性写作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从早年的“桃色系列”到如今的“西域系列”,张者的小说都有哪些变化中的不变,以及不变中的变化?变化与不变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张者眼下的小说?

张者近年就像一只候鸟,冬天在重庆,春暖花开时来到北京远郊一个叫湾子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养花种地。孤寂似乎是难免的,但他却是相当享受。早年北大校园里的那组长发飘扬的、浑不吝的、逃离式的法学硕士,如今成了一个双鬓有霜的、噬寒问暖的、披月荷锄的人,这当中已有多少岁月流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心魂其实从来没有彻底安定下来。比如,他总是一遍遍地回到新疆。没错,说到底去新疆,他说的都是“回”新疆。我开头说过,他应该是个怀旧的人,对父母生活的地方、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有着深刻感受的人,如今看来没有说错。对他来说,回新疆大概只是马尔克斯所说的“重回种子的道路”。所以,他的系列故事肯定还会继续,因为种子总是要再次发芽,并且生长。

■第一感受

历史的伤痛与回望之难

□傅 翔

钟兆云以传记作品成名,著作等身,其创作的成就与勤奋是众所周知的。也许是在党史部门工作的关系,他对历史的追寻与兴趣不仅执拗,也令人动容与敬服。对待崇敬与熟悉的历史人物,他更是如诉家常,宛如亲人一般。谈及动情处,每每哽咽泪下,实乃真性情也!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洋洋洒洒50万余言,生动谱写了一曲海外华人华侨忠勇报国、赤诚爱国、一心护国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小说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顾华为主人公,通过他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探究,揭开了有着百年恩怨情仇的两大华侨家族的历史,展现出晚清以来海外华人华侨跌宕起伏的命运与始终不渝的民族情感。在回溯两大家族爱恨情仇、交好反目的往事中,串联起三洲四地的海外华人华侨爱国护国的感人故事,揭开了峥嵘岁月里华人华侨隐秘的爱国行动以及被时局左右的无奈与命运。在小说中,钟兆云以执著的眼光与勇气正视着故土与历史,并以海外华人华侨为题,希冀打开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另一扇门。这当然是一种野心,是一种真正的小说家的野心。

说到底,回望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审视与反思,而在背后便是苦痛。钟兆云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对故土的执著与对人物的悲悯,对时下一大批热衷于传奇、只讲技艺不重视故事的小说家来说,钟兆云的这种执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他不在意于小说花哨的技法与语言的铺张,而是用一种非常直接与朴素的语言贴近读者与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他似乎一开始便切进了故土的肌肤,深深地扎根于故乡带给小说主人公的苦痛与忧伤,以一种执著的回望之姿,展开了对历史深入的反思与内省。

当然,作为身处城市的现代人,回望是艰难的,因为回望不仅是对故土与历史而言,更是对思想与心灵而言的。没有思想,回望便只是回忆与记录,而不是反思与发现;同样,没有心灵,回望便只是过去的人物与事件,而不是情感与苦痛。在《海的那头是中国》中,“我”的父亲是人过“洪门”的“革命童子”,是留学过苏联的共产党员,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修炼过,锻造了筋骨,但对革命未完全理解的他,像个莽撞的马前卒一样,会偏向、会落后,哪怕后来站到了敌对阵营,但是那颗赤诚的爱国心始终未改。

当然,我也还有些微不满足,在人物与故事背后,在历史的背后,我们是否还能出示些什么?这不仅仅是钟兆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许多作家执著于对故土的回望,但他们的回望同样没能跨越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心灵,他们都意识到了回望之难。回望之难不仅因为一个时代,更因为人的心灵。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时代与心灵的积淀,那他注定在回望故国故土时是无力的、肤浅的。

这种无力感正是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正是因为对时代与社会的力不从心,我们看不到清晰而有力的表达。钟兆云的小说常常出示一种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往往是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带来的。他在小说里常常不只有一个主人公,也不只有一个故事,如《海的那头是中国》就显示了小说的多义性与故事的可能。当然,这种随意性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小说的内蕴更丰富,故事因此多了不确定性,给人以思考;缺点是冲淡了有力的主题,让意义变得模糊。

另外,我还想说,小说就是小说,虽然小说要尊重历史,但塑造人物还是首要的。如何揭开个体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偶然、必然之间的隐秘联系?如何打开个体人物在历史面前或喜或悲的宿命?这应该是小说家努力的方向。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怀、人物的思想,是小说的命脉所在。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小说的根本目标。

■短 评

诗是通往澄明之境的云梯

——评李浩的诗集《奇迹》 □尤 佑

《消解之梯》以消解之名,建构向上的诗学之梯。诗人体内流淌的血液,带着母体的温热与生命,在扩展,在蔓延,不断像澄明之境攀升。诗人以恣意的创作姿态,以练达的短语,登天国之梯。显然,“梯子”的意象,不同于钢筋水泥浇筑的“台阶”,它是悬空式的木梯,一格一级,一级一档,而信仰与语言架起了大地与天空虚无的部分。

“二十三年像二十三枚脚印,在碟盘底片上/悄然分离、此刻,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分辨橙与橘//究竟几米。首先你得相信,你的心圣洁 茂密爱的/枝叶。它和你,在阅读他的鞋跟,反阐释他的科幻性。//而你呵,哪里晓得透明的福与祸,含他的哲学明暗//不定,他的不能所欲随心所欲!他开始幻想,你用手行走。//为了证明你的假悲悯、真大空,他便行动。倘若可以,他将用自己的痛,医疗他人的。整治吧,他是他的“母亲”//手掌上的裂纹、一直不退的老风湿。云际有霞,不得/深处,又有谁令骆驼 穿过针眼,填充他的虚无之身。”(《消解之梯》)写作此诗时,李浩23岁。如今,他已近不惑之年了,他所攀登的云梯,是否坚固如初?是否看到不同的风景呢?“云际有霞,不得深处”,唯有“用手行走”,方知前方阴晴风雨。

夜扬州:诗意、画意、情意

——评晏明《扬州夜访录》 □殷智轩

气、婉约、文气、宜人和善解人意、别出心裁。且每种气质都对应着一句诗词,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人情相通、和人心相连,确是善解人意、知人愁思。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古人之意亦已知晓的同时,晏明并不止于此,而是凭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今人建立起来面对面的文化交流。“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杯明月不教眠”道出了作者就小秦淮时难寻当年繁华景象的落寞和感伤,正如文中提及,“逝去的岁月,谁也打捞不起”。当一切物是人非,是对逝去岁月的惋惜,也是愿更多人寻觅至此,于闹中取静里体味古人心境,了解文化内蕴之一二。寄居于晏明笔下,琼花观“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以厚重的历史底蕴得其建筑构思,宋夹城“无限残红着地飞,溪头烟树翠相围”,在湿地风貌一面独具特色。皮市街“惟秦

元尊,媼神善釐”,在佛道儒三派的氛围中厚积薄发,呈现慢生活的节奏和态度。

以上种种,皆是作者在古今融合里目睹到的关于扬州徜徉的诗意,如古城的底色般,涌现着不为人知的旧时光。因而,当诗词融入文字的脉络成为一种流淌的血液时,诗意便藏匿于夜扬州之旅的行文之中,带着诗人的情致,也带着晏明的情绪,潜移默化地使人感知到。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同时也是一座古城的灵魂所在。晏明利用自身优势,在文字中加入了古建筑构造和重建的相关知识,因而,使得《扬州夜访录》不仅铺展开过夜的江南街巷画卷,还展开了一幅当代建筑重建后的社会图貌。且以夜之视角出发,这些建筑的绘画美更有一种意境感笼罩其中。跟随晏明夜访的足迹,走过两次改造的教场,穿行在自然设计双重美

雾,受到繁星的阻隔。我们可以彼此听见,但总是无法圆融,纯洁的雪是灵魂。“灵魂中的召唤牵引暴雨,仰望一匹线形白马”,转而是“枪口”“在闪烁的精神沙滩上搭建的盒子”,这种违背常规的反制,令人惊诧。“盒子”可以是“易碎的堡垒”,但“盒子”一出,前面的象征主义触地成为现实主义。李浩擅长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熔铸。关于欲望,楚王巫山云雨和“隆起的高压积雨云”并轨,让讽喻的力量再生,这是一种怯懦的躲闪。

“风造就的无心的湖泊里,麦田荡漾的宁静里/蹿出一只飞鸟,它穿过光的指环,预言高墙里的/暗杀现场”。在平静的湖面下,内潮汹涌;在阔大的光明视阈,弥漫着死亡的音讯。同样,这首长诗中有李浩惯用的意象,“森林”“坟墓”“青草”,冷色调的词语并未让人感到绝望,而成为尼采式的“悲剧力量”。“沿途的那棵青瓦须弥,生命与生命里的根茎,/在沙漠之中:接受筛选,接受恩宽,泥滩上的//河畔,微风中的叶子,强光中闪耀的翅膀……”它们的心,开启在各自的城市。我们打开封禁之书,感谢狮子成群;感谢壁虎,提前于我们的视野,//吞下腹部饱满的雌蚊,静卧在与它肤色相似的眼角……他们沿途的希望,是宇宙的未知,瞬间恢复。”(《静物诗:七日唐璜》)

预言或希望,我们终于看到奇迹诞生的可能。诗人以神性探勘世俗之心,发现绝对之“我”与色彩各异却匍匐于地的子民们,他们在滩涂之上,在清风自然之间,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之上,唯有一种向上的意志,才能打开灵魂的自由之门,抵达澄明之境。

的润扬大桥,经过文化交织的大庙,驻足充满复建智慧的东门遗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覆盖于扬州城的每个角落。作者虽各自为篇,但每行一处,都深有感触。情感之中,交杂着对古建筑传承和保护的使命态度,又饱含着对古城未来建设的期待和憧憬。在历史的进程中,城门、街区,承载着朝代的兴衰和经年的沧桑,于是重建与修复在作者的笔下显得格外突出。

此外,晏明另辟蹊径,夜走旧路,描写了“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生活画卷和“种遍菊花年最久”的清幽画影。在众多如淮海路、长春路、汶河路等特色小道上,夜令扬州韵味愈发浓烈。而且近年来,餐饮文化、建筑文化、景观文化不断崛起、发展,作者就此巧妙捕捉到了夜间出行的人们慢节奏的生活态度和快乐的人生态度。从个人的悲喜出发,到古城万象,由此逐渐望见整个扬州城的壮阔画卷。

诗意和画意构成了夜扬州的美色,情意赋予了夜扬州活的灵魂。晏明以一方水土为引,道出了一位扬州人心底的故事和继续的思绪。